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四回 伍員廟小子行兇 湯家鎮老夫害病

話說湯德元的兒，長名湯俊，次名湯傑。這湯傑姿質雖愚。也還不敢在外邊滋事；惟有那湯俊，平日在家不肯讀書，雖然勉強送他進館，一經放學，仍是在外胡鬧。今日因是清明放學日期，怕他出去闖禍，故此湯德元自己帶了他二人出來。那知他進了伍員廟，他二人等華老先生與他父親坐談，又向和尚談玄之際，他就趁此出了山門，見前面有個老頭子在那裡賣學齊，湯俊向湯傑道：「他那裡有這東西，我們前去吃他一飽。」湯傑道：「你有錢麼？」湯俊道：「我沒有錢，你只管吃，包你沒事！」湯傑也是個小孩子。聽見他哥哥叫他去，他就隨著後，到了賣學齊擔子面前，湯俊向老頭子說道：「你這東西怎麼賣法？」那老頭子道：「一錢一串，不甜不要錢。」

湯俊道：「既然這般說法，我先吃吃看。」說了，自己取了五六串與湯傑分吃。那老頭子以為他平日總是弄慣了這個樣子，今日又是節期，小孩子身上應該有錢。當下未曾阻擋他。那知他二人將學齊吃完了，回身就走。那老頭子喊道：「相公，你忘記了學齊錢還未把我呢！」湯俊上前道：「你方才說不甜不要錢。我已經上了你的當！吃了下去，真是一點甜味也沒有。你還同我要錢麼？」

老頭子見他說這話，曉得他圖賴，連忙站起身來將他拉住不放他走，他舉起手來，就將那老頭子向後一推，不曾推倒。湯傑看見，便也趕忙的上來，將那老頭兒背後的衣領一把拖住，向後就墜。湯俊見他兄弟來助，他接著奔上來將那老頭子鬍鬚扭住，又向前勒。那個老頭子真正遭瘟，一個在後墜，一個在前勒，諸公請想想那種神情，老頭子可下得去麼！只得喊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孩子野種，那裡來的？吃了我的東西不給錢，也還小事，為什麼還要來打我！」

湯俊見他叫罵起來，復又伸出右手，在他臉上結結實實的打了兩下。雖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學生，偏生的氣力最大，不知怎的一巴掌就把那老頭子口中打出血來。

在先，那些站閒的人看這兩個小孩子胡鬧，雖不在情理之中，似乎尚還可發一哂，此刻見他們認真打起來，一個個皆不答應，說道：「老頭子，你就蹲下來讓他打，不怕他是那一家！到了那時。總有人來出頭。」就此一句，你言我道，頃刻之際，同站閒看的人圍了一個大圈子。那吵鬧之聲達於方丈之內。

此時，華童與湯德元走了出來。見了這般。那些閒人見他答話，知道是他家的人，故皆說道：「既有人出來，這就有了著落了。」遂將以前的話，對湯德元說了一遍。湯德元直氣得發抖，忙的上前去招呼了眾人。華童也就將他兩個兒子喝下，先行帶了進廟。外麵湯德元又復還了學齊錢，又與些閒人道了謝。那些閒人方才散去。

湯德元進了廟內，見湯俊被華老先生教訓了幾句，坐在那裡不敢啟口。湯德元因在外面，也不好怎的督責他，只得大家一起回來。到了鎮上，與華老先生各自分頭回去。

不說湯德元回家教訓湯俊弟兄，惟有華童與兆璧轉至家中，悶悶不樂說道：「湯家兄為我如此費想，把他的兒子來從我，欲把得進，偏這兩個小孩子淘氣，今日當住我師傅之前竟敢這般胡鬧！叫我兩人的面子怎麼的過得去？」

那知年老之人不能受氣，加之在路上又受了些風寒，到了上燈的時分，就身起熱，晚飯也不能吃，竟自上牀睡了。兆璧與他母親前來問長短，整整的煩噪了一夜。到了五更時分，方才出了的汗，朦朧睡去，大家方才放心，以為就此可以好了。那知過了一刻的光景，華童忽然在牀上大叫了一聲，復又掙起來，滿臉通紅，就向外跑。

兆璧見他這般慌慌的，趕緊前來扶住叫道：「爹爹外面有風，不好出去的，再盹一息，待週身透足了就可全無了。」

華童只是不答，口中不停的胡說。王氏太太見丈夫這個樣子，也是吃驚。只得母子幾個將他代拖代拉送進房去，敷衍了一回，請他睡下，把被代他蓋好。只聽他口中亂說，渾身是汗，又如炙炭一般。兆璧只得出去請個大夫來看視，無如人生疏，不知那個的脈理高明，復又到湯德元家去告知，他的父親病了，求湯家代延個大夫。

湯德元自從昨日回去後，就將湯俊責法了一頓。怎奈妻憐愛，打了不到二三下，就做好做歹拖過去了。

湯德元本想早起到書房仍請華童責法他一頓，方才起來，兆璧已入了大廳，遇著德元告訴了一遍。湯德元知道華童是一個書呆子的性情，必因昨日鬥氣，趕忙出來。與兆璧出了大門，揀鎮上一個有名的醫生，姓魯名叫達光，將他請了，一同到華家來，與兆璧出了大門，來到華家。走進裡面，兆璧的母親且避了過去。

魯達光到牀面前，先將華童的氣色一看，就說道：「這病是受驚而致。故此發這譎語。」說著坐下，細細的診了一回脈，兆璧連忙問道：「先生看家父這病輕重如何？」

魯達光因他是個小孩子，不敢嚇他，遂說道：「這是受了點虛驚，又吹了些風，本來久弱多煩，又夾了些痰滯，幾件湊在一起，故此得了這般瘋的病症。所幸還不大妨事，但是將這帖藥服下去，身熱退了，不發譎語，那就有效了。」說完，與湯德元走了出來，開了藥案藥方，然後兆璧送了藥金，告辭而出。

此時兆璧的母親在旁聽得清楚，忙的出來對住湯德元道謝，復叫兆璧出去配藥，湯德元也就說了兩句閒談，復將書房內的學生各放回家。

兆璧取了藥方，不多一時將藥配好了回來。春姑、秋姑忙的引火煮服。那知華童足足的睡了一天，只是不醒。

眾人叫了好一會子，慢慢的將藥服侍醒下。大家皆坐在牀前等他出汗，一直等到他上燈的時候，翻來復去，總沒有汗出。到了三更時分。從前人事雖不清楚，也還不十分糊塗，現在反更昏迷不醒。任你再喊，他全不答應。

再摸他的身上，仍如炭炙一般。大家只急得痛哭。

好容易過了一夜；到了天明，兆璧復又出去到魯達光那裡，將病原說知，仍請他來診視。魯達光縐眉道：「非我故意作難！昨見尊大人之症就知沈重，因伯你年紀幼受急，不敢遽然說出。今日這般正是危險之症！且到府上看視如何。惟是尚要湯老先生請來作主好些。」兆璧聽了這一句話，只嚇得魂不附體。忙的又到湯德元家中，把大夫魯達光所說的話一一細述了一遍，立即請他回來。

湯德元聽見了此一番言話，也是受急。只得隨了兆璧來至魯大夫家，邀了魯達光回去。

三人來至家中，王氏太太正在那裡啼哭。魯達光道：「不必如此！病勢雖然沈重。但家中人不可亂哭！」說了，又細細的診了脈，看了舌苔，然後方才出來對著湯德元道：「你先生總要代他們這裡作點主才好。此病非是我推辭。必得再請一人幫同斟酌，我兄弟一人可不敢擔此重任。」

兆璧見他這般，忙向他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先生務求不必推辭，家父身羈異地，寒舍又僅倚家父一人度活，求先生鑒我苦衷，開示一方。」湯德元又代他轉求了一會，魯大夫故為艱難：「只因病勢沈重已極，我寧可說過一句，藥方我開就是了。」於是又沈吟了一刻，開了一張藥方，說明了炮製各法，因又道：「好醜就看這一方兒！如果午後有點汗，可送一信與我，以便更改藥方。」說完了辭了出來。

湯德元見了如此光景，總而言之，事從根上起，明知這病是因他兒子那天在廟所鬧之事而得，只得也不回去，助著兆璧照料一切。

此時，陶五的弟兄也得了此信，忙的趕來看視。大家在那裡望著華童出汗就有轉機，等至日落西山，偏他身上要想有一點汗也沒有。

如此又過了一夜，大家皆說這病是由伍員廟回來發的，或者於廟中遇著了什麼，最好到那裡求求句。兆璧聽了這話，也覺有理。次日侵早，自己一人帶了香燭又至廟中，默禱了一回，並允許了願方才回來。飯後又請魯達光來看。

話休煩敘，一連過了三四天，一些兒轉機也沒有。眼睜睜病在垂危兆璧母子兒女只是痛哭，想不出一些法來。

到了第四天，兆璧見他父親如此病勢，又想起後來光景，真是傷心，便說道：「如我父親真有不測，這一家人口如何度日呢？」要想自己尋死，與父親同歸地下，又有母親同兄弟姊妹等人。思前想後，只得一人暗暗的痛哭。因怕他母親看見，格外煩悶。

又過了一日，他父親仍然不好。忽然之際，兆璧想起一個法來代他父親治病。那知誠心感格，居然將病治好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